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九

聖湖 高汝斌 輯

高 昂 校  
昂 焯

己未萬曆四十七年正月 上命山東巡撫李長庚以  
戶部侍郎督遼餉傳諭慰厲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

大學士方從哲著楊鎬趨殿鎬以二月十一日誓師

遼陽九分四路馬林率遊擊麻巖丁碧等從靖安堡出

邊趨開鐵及都司實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松率

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李如栢

率參將督世賢等從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綎

馬林杜松  
綎皆皆皆  
將亦名將  
也使上下  
一心無分  
彼此以此  
莫能何戰  
不克乎

率都司祖天定等從，踪馬佃出邊，遼寬其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兵十萬，濟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宜原任總兵趙慶麟金隸戡下，更令原任總兵官乘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俱策應。誓已，泉撫順逃指揮白雲楚列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

二月會試，以吏部左侍郎史繼階禮部侍郎韓爌充考試官，取莊際昌等三百五十人。○二十日京畿天色忽變，黃塵蔽空，倏忽之間，滿天盡赤，頃之有光射人，如血已昏暗如夜。

三月廷試，賜進士莊際昌孔貞運陳子壯及第，身有

差

宋集英館  
唱鼓吹林  
據當俾姓  
名不識

董字以家  
學被黜近  
世士人以  
經義致身  
誤書誤詩  
者何限寧  
獨際昌

時際昌進呈卷子有別字有洗補科臣楊濂以狀元而有別字必三百進士皆不識字人可狀元而洗補必三百進士皆與自可一時以爲名言

吏部尚書趙煥奏邇者風霾晝晦象緯告愆占候之家名曰忠臣不進政令不明閣部台省咸勃馬變色相戒以用人行政爲諾乃忠讜鬱結至於數十人政務停滯至於六七載則今日變端實由於此考選一事合當亟行即使天不雨土風不揚塵言路之氣亦當使其常伸况今天變日艱邊事孔急師期迫告災異迭呈此乾坤何等時也人定勝天誠無過亟下考選諸臣候命七年

皇明法傳錄 王明卷九 顯皇帝

四路敗績  
各邊之精  
銳盡而全  
途之戈甲  
空矣

能清河  
一  
空全師

已值理窮勢極之會，臣等催請，賊亦不啻舌敝，頽禿矣。  
畱中。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賊  
萬餘忽遮衝我師，爲十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賊  
馬馬林改山三岔出寨，翼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  
攻，亦敗績。開原令李潘宗顏及寶永澄麻嚴成之劉挺  
獨出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尅十餘堡。朔四日賊詭  
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遂潰。挺及軍鋒劉招孫等並  
陣歿，惟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畧令箭撤回獲全。

高汝拭曰：挺出師日，五星鬪於東方，松垂斃，牙旗折  
爲二。又大清堡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充天，三、四而  
師多烏合，深入虎穴，謀者預憂之矣。是役也，諸將  
各以威名相埒，善先得當，奴賊趨首功，宜前而後。

經畧意亦苦兵寔不在戰虛張從伐冀取近塞小捷稱塞軍善而於延負膽力有聖王庭之志遂轉戰漢入於遇伏而敗林間松亦射天也至延直搗奴巢奴號泣震天幾已成功還兵自投餉接絕而塵跋灰當是時令諸將互為犄角首尾奴分兵而我兵應接相援兩將軍必不陷而奴可授首矣惜乎不能和將士而委於不救也如栢一軍雖以經畧令箭撤回退保開鐵藉口節制似非退縮若使賈勇前進為劉綎之援成功豈願問哉毋亦其世居遼香火情深支吾報成事耶吾為惜之

兵部尚書黃嘉善率九鄉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

上允給四十萬兩募戰士○吏科給事張延登奏言東事敗衄之後各邊之精銳幾盡全遼之戈甲一空見今乘勝補伍者悉殘於鋒鏑之餘以戰則立氣不揚以守則人心不固非急遣科臣稽核而整頓之則遼之壞將

有不可收拾者不報。○李如栢以逗甯獨全有旨候勦。巡撫周永春請以其弟李如楨代將。廷議以李氏跋扈如楨以弟代兄出。士人擁戴恐為唐季藩鎮之漸。上竟遣如楨。○起前御史劉國縉為職方司主事充贊畫。○虎整兔愁從佛延寺小盤嶺至虎頭關正北台札營。離邊止十五里。差夷使赴關挾賞。遼東巡撫周永春奏言廣寧一線為全遼咽喉之地。處處乏兵。萬一狡謀狂逞於西建。凶隨繼。其後則三韓之危。不忍言。乞令督臣住札於關上。上從之。命汪可受移駐山海關。申飭前昌防備。○諭經畧楊鎬戴罪視事。趣宣鎮總兵劉孔胤

李慶諸酋  
並甘奴斯  
叛免方治  
河駝放惟  
金台失其  
費莫祀免  
摩致來皆  
以甚恨之

就近出關應援○起御史熊廷弼以大理寺丞馳渡遼

宣慰軍民○奴兒哈赤許僭號後金皇帝改元天命○

李如楨至邊自以銜列少保與經畧總督爭禮○京城

宣武門外警闐至東玉河水復赤正陽門尤甚○協理

戎政尚書薛三才卒以南京兵部尚書黃克績代之○

有詔徵宜鎮營兵總兵劉孔胤抗旨不赴合營鼓噪巡

撫周永春據法題劾命迨孔胤下於理○大學士方從

哲以推補閣臣一事候命文華殿計六日○上命該文

書官兩次口傳諭以知道即有旨下又曰朕思務勿之

在非比他員是以詳慎未即允行方從哲曰臣聞祖宗

皇明去傳錄 三朝志九 顯皇帝

朝凡閣臣請事或疏章密進或造膝面陳至於平台煖閣從容訪問商確移時又我皇上初年履行之故事也今深居九重臣求見既不可得䟽揭又不報可連日匍匐殿門赳赳躑躅號呼流涕繫置不聞臣不足惜皇上試思當日禮閣臣者何心諫行言聽宛然手足腹心之證者又何心而今乃使臣至此極耶上以溫旨褒之且曰朝房視事豈成政體令其還閣俟旨○奴酋擁衆數萬從靜安堡入乘虛直薄開原總兵李如楨方引衆出防孤城遂下踰日復以三萬衆圍鎮西堡潛鐵奔潰○超擢熊廷弼會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鶴經

畧改差御史張銓巡案遼東。遣司馬招兵陝浙河南山東。巡撫熊廷弼疏請決策恢復關原。上賜劄令。刻期從事。左贊善徐光啓願使朝鮮宣諭。援有旨。畱用。遣給事中姚宗文查閱。援遼兵馬。兵部尚書黃嘉善予告回籍。

時遼陽獲奸細數輩。波及嘉善。并及職方。遂以人言引疾。

秋花攻剋十方寺堡。奴酋聲窺鐵嶺。既而從三岔堡入。遂陷其城。

自開原既剋。潘鐵逃竄一空。奴所最工者在間。應而表偵防甚疎。聞敵胆落。開原一帶堅城。應時立破。熊廷弼甫抵廣寧。聞西虜自鎮西堡合侵。勢甚急。乃以所募兵八百禦之。熊官兒屯以決。

八月初二熊廷弼入遼陽斬逃將劉遇節設壇躬祭撫  
清開鐵廠事將帥軍民且諭北關必復意○三帥與上  
之報至京師震動公卿有潛出其孥外逃者御史楊鶴  
極言伸正義聲催戰之失陳王庭亦極論楊鶴李如柏  
喪師失地之罪

張爾曰杜松廉勇久著行陣有古名將風鶴將出  
杜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舉鶴  
貪功自用徑行不聽松乃密遣人進關投檄常事冀  
緩其師面如栢偵知令人於關上邀回重責十棍致  
松謀不得行兵受其害卽此舉動已令陷松之毒矣  
乃警師時如栢祥與松灑酒拜送曰吾以頭功讓汝  
松磊落落丈夫慨信不疑買勇先登不知如栢早已置  
奸人爲松向導誘其前入奸伏蓋奴之素所畏者松  
與劉綎也先得鑄示遠選其精銳潛伏樞順一路  
以陷松松果爲向導所誘如栢先逃望援不至遂

練京兵

首淪沒寸骨不存劉綬亦復血戰一時疾賊是松之  
必寬窮與如相同謀計指壞此長城耳至李如楨與  
周永春失陷關原李維翰之於撫順紅旗催戰綬兵  
張承胤顧師門一見而不得倉卒赴敵陷陣以族俱  
難免首事之誅如楨雖先  
雉經仍當跪斬以謝三韓。

奴兒哈赤，佯綴我師，擁衆數萬騎，直抵金台，失寨自寅  
訖午旋陷，隨攻白羊骨寨，應時火發，北關相繼淪覆，自  
是連破開鐵兵，益強生擒，宰賽鈴，制爰兔，抄花數十營。  
○擢贊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專練京兵。

董其昌曰：李信用兵二十萬，視王剪六十萬，費執焉  
省，何益於勝敗之數。光啓初練兵，實二百萬，惟臣計  
臣相，願愕貽管緒未畢，黃中止，至於招募四出，至  
糜千萬，無一勝兵，而後廢其乾沒，不亦晚乎。夫以肩  
越飽虛，恢之腹，而以寒  
陋製任事之，財可嘆也。

工部侍郎林如楚杜門乞休屢辭不允拜疏沿途候旨  
御史楊鶴亦掛冠竟去吏科給事張延登祭之

高汝柱曰近來紀法凌夷官常隨棄在差及滿春福  
建崔爾進河南張惟任俱不候代科克趙真刑忠病  
屢陳亦徑出城此其風始於尚書李楨嗣後許弘綱  
孫璉趙煥縵之夫賜環則來于瑛則去者明主之權  
肩輿出城五鼓潛行末宋之習豈  
當盛明之世屢由此道蓋可慨也

經畧熊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厚集  
兵力人衆膽壯可保萬全由是瀋陽築垣借水爲險大  
始有固志

後袁應太變其法以兵二萬守遼陽而分兵五萬與  
賀世賢守瀋陽孤懸斗絕及奴攻遼陽世賢飲兵不  
應應太竟以城  
殉甚爲可惜

初諸邊將  
領多扣空  
月餉自肥  
遂至爲甚  
詳見前  
定監陳倫  
以疏乃決  
莫守遼陽

兵科給事中晏文輝奏言外夷孔熾內地可虞乞亟圖  
脩攘實政以安社稷。今達酋肆虐敢逆顏行致張承胤  
全軍覆沒。皇上赫然起廢將調遠兵命督臣出關以  
安遼左之心留撫臣仍鎮以杜援遼之勢先聲誠足以  
奪人之氣矣。顧有先聲者必有後實乃能運成筭而奏  
膚功。今所起之將果能兵以聽其驅策乎。就使帶有家  
丁爲數幾何。進難以退難以守無米之炊巧婦不能  
縱有所調亦未必可用。南兵三千須暫留城守。漸臣教  
練然後可以應敵。爲今之計宜令援遼敢戰之將紹募  
全遼強力數萬。習見夷虜之狀者。厚其糧餉。救其戰陣。

以應遼東之急。今新起廉能之將。召募燕趙武勇十數萬。厚給衣糧。勤督訓練。以集山海關。又廣延謀臣策士。以資其畧。遍召驍卒死士。以資其力。或行間用謀。以離西虜之黨。或內應外合。以繫東夷之頸。或撤北關。或動鮮以尾其後。而搗其虛。或立起熟知遼事。習察夷情者。與經畧同心一志。以共滅此賊。此數者。非數百萬金。不可宣大發帑金百萬。外庫銀九百萬。以飽將士。而壯其膽。斯外攘之遠圖。而內備之實政。尤不可不講者。又曰。王道以人心爲本。則亟撤貂璫。罷權稅。緩惟正之供。以足國家之用。斯收拾人心。輔安內亂之一大機乎。

徐光啓奏兵事百不相應非博選天下奇才教練一二  
年決不可用

董其昌曰宋岳飛之兵能以寡擊衆者背嵬爲之先  
驅也必先得數人使其以類相釋致河朔少年荆楚  
奇俠豈悉無人哉今之募兵人以二十金爲率又有  
扣戚而奪刀衣甲皆在其中惟甲田游手無復生旅  
定計於逃方始應募雖得百萬  
何益光啓此疏查實歷語也

巡撫周永春以奴酋挾率賽爲質且連煖免諸營持諭  
帖激抄花虎慙啖以利及鼓舞朝鮮救郵將士以帑金  
二萬并添兵鎮江守朝鮮貢道佐聲援不報

十月雷震廣寧

十一月日生暈兩耳及黑氣二道芒色甚異。奴酋遣

奸細詭女裝謀焚海州糧草約日截運道會遼左大雪  
多凍饑經畧檄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驕各路聯絡以  
扼賊衝以糧匱撤回遼陽就食

計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可三百二十四萬有餘  
即陸運車三萬七千輛用牛七萬四千頭費甚不貲

奴酋築城撫順邊外且堅守牛毛寨萬遼嶺廣造攻具  
結連蒙古煖炒虎整諸酋黃衣稱朕意甚恣既而聲犯  
寬奠鎮江告急

庚申萬曆四十八年元日釋原任御史劉光復於獄  
戶部尚書李 奏言遼米開洋難挽謹陳海路便宜以  
免違悞疏上部議海運原議登州運至壩三牛起剝二

十里至金州城而止。去遼和稍遠。陸路脚費頗多。今查海路另有一途。自登州開洋。不入旅順。惟望鐵山西壯口。至羊頭凹。至中島。至長行島。至此信口。又至兔兒灣。至漢井。至蓋州套。卽於蓋州口灣。沮該道。再撥漁叢等船。由水剝運。一百二十里。至娘娘宮。起旱。至廣寧。一百八十里。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是陸運。不過百餘里。每石運費金運。多不過一兩。少不過八九錢。初除買價外。費脚二兩。今且減半。蓋甚便也。况陸路少。而商船又可僱登萊米價賤。此必當行者也。弟庭議紛紜。未必不成集令耳。○總督漕運王紀奏揚州府江都縣民武悟空專

行白蓮左教以紅羊冊煽惑人民招集徒黨因與奸人唐進忠駱玄機謀爲不軌應照妖言惑衆之律卽時處決其協從應發口外爲民從之

高汝拭曰白蓮教之興也俱以闕里遊俠方外邪流始以吃齋事道之行夜業曉散而踪跡詭秘繼以飛劍凌空之術駭衆驚愚而壘壘深聚使人財而不顧其貪奸人妻而人自甘就刃翼既衆心胆轉雄募黃冠以主盟結壯士爲死友或借星星異異九十九數屬於未來妄撰八極玄經謬批彌勒出世紅巾標異利刃橫磨寶女整誓作犇羊之戰場有度城幾罹漂血之慘過者皆師已期春著逐鹿漸露其跡乃若真主將興佐命有屬掠淮揚以收錢貨探建業而控長江按其事介在可疑可信玩其言真是如醉如狂孰知禹禹一照而羣奸莫能遁形官兵甫臨而元兇卽爲校首罪人旣得訛言自消首惡自應伏誅協從亦宜發遣允

得平矣

此奴使奸  
細以焚之

也  
朝神口內  
由火奇事

先是本州  
三木少雪  
麥苗未發  
一旦遭風  
竈之變些  
須萌發盡  
被壓壞且  
雨土終日  
狂風撲木  
黃風從西  
北起沙土

遼鎮新兵全伍脫逃。遼陽火藥局忽被焚闔城驚擾  
京師嚴戒。山東巡撫王在晉奏泰安州岱廟配天門  
東青龍神一尊，身高二丈有餘，口內出火，烟光相雜，將  
神扯倒，運水救滅，未至延燒。

高汝拭曰：神像口出火始，通查志乘，爲從來未有之  
災，毋亦以齊事觀之，其艱難如火之益熱矣。衝棚在  
野，而傳燔守埤之聖人，驟服從戎，而鳴鏑流鏑之未  
息，是焚林之災也。候糧在累，望唇市以鳴鏑，其斗空  
懸，渡蛟宮而輪粒是沸，陷之煎也。閭閻括窮士之毛  
加，編至再，首杖流凶年之血，至至無休，是焚膏之症  
也。奪牛而存焦土，田畯罷耕，截流以係行，舟長年屏  
跡，是燃眉之急也。焚將及，暴而不知其危，兼且加薪  
而不虞其燎，是唇火之危也。被髮以揀，癩那不解昏  
夜，閉戶以疎同室，未見纓冠是焦，頭爛縹之情形也。  
且西天昆盧之殿，金碧輝煌，而東方青帝之官，銅鐵  
相索，針頭削鐵，誅求及衆施之金錢，係面列念，衆兵

蔽日怪風  
暴常不特  
一神口火  
由也

皇明法簡

主事卷九

四

九

藉十方之香火官俸之供應于斯軍民之衣食於斯  
凡典禮工費等項靡不取給於斯而文科餉以爲地  
方之衛也神不能分身以應不難捨其身付之列相  
以息無已之求比神明有憐然欲吐之衷物然不干  
之憤燥急心熱乃披露於口以令人之悟  
耳此巡撫王在晉疏語最貼切併錄之

四月初六日皇后王氏崩。經畧熊廷弼以兵力稍集  
主守瀋陽漸逼賊巢奴酋佯誘虜脫河西徐圖乘敵釋  
宰賽往會兵遣子同叛人李承芳時引輕騎出沒發偽  
榜招降詭侮無狀。戶科官應震疏言舊相張居正以  
申韓之學志富强之功一時能者在職朝無佞位久而  
後定伏乞昭雪事下部。四月十一日午後因大行皇  
后喪閣臣從哲率百官往思善門哭臨畢詣仁德門問

安親至御前恭候少頃內使召入見於弘德殿御榻東  
向。上側身卧從哲西向行四拜禮跪致辭云聖體違  
和外間不能盡知昨聞御醫傳示不勝驚懼又值中宮  
皇后崩逝聖心哀悼伏望皇上寬慰聖懷善加調攝  
以慰中外臣民之望因叩頭。上曰朕知道了國家多  
事先生可盡心輔理從哲對曰臣蒙皇上厚恩儻可  
圖報敢不盡力。上云朕自昨歲三月以來時嘗動火  
頭日眩暈五月後又中暑濕肚腹不調嘔吐幾次脾胃  
受傷至今不時瀉痢身體軟弱因瀉多下部腫痛難坐  
時常湯洗又濕疾流注右足動履不便每日文書俱朕

親覽柰神思恍惚眼目昏花難以細閱因目司禮內臣云都說與先生又昂首視從哲云先生試看朕容挽出手腕令看從哲跪榻前仰視聖顏果然清減又奏云皇上。上一身百神呵護但加意調理自然萬安又云如今遼東虜情緊急又值皇后大禮只有臣一人且十分病困實難支持望皇上將已黜二臣卽賜簡用上云遼東兵事只因文武不和以致如此閣臣本已批了因朕壽節文書多不知安在何處待查出卽行從哲又奏云簡用閣臣乃今日第一要務望皇上蚤賜查發上云待朕體稍安卽行從哲叩頭又云見今大僚科道

缺乏至極。當此多事之時，望皇上盡賜補用。上云：知道了。待朕稍息，卽爲檢發。先生可回閣辦事，盡心輔理，不要推諉。從哲伏申前請。上卽閉目就枕。微云：知道了。從哲叩頭而出。時自言病狀甚悉，語多不能盡憶。又上患耳痛，日久不聞。從哲對語，每回顧左右，令具伏。奏云：從哲出傳賞酒飯一卓。

高汝斌曰：劉玄德君臣上下之間，交太款洽。千古無兩。惟是將相尚欠調和。終致敗事。蓋先王與關張君臣之隆義兼兄弟。一旦得孔明于草廬中，與謀大事，不啻魚水。此正王業一助。而關張意氣終未能下。各行已志，不相節制。故羽之受禍于呂蒙，孔明逆料其然。然而無可奈何。知其非我所能節制也。羽敗而漢不振，王業隳矣。陸賈云：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雖有變而天下不搖。嗚呼！此數語者，千古不易之格。

論也。神祖文武不  
和一語。洞知此矣。

上召 皇太子 皇長孫入見。手摩長孫頂云。過爺勝  
祖。天顏大悅。賜 皇太子銀二千兩。

○大行皇后崩。遣官訃告。不請勅。而給札。御史左光斗  
參禮部尚書孫如游。詔令一書人室。尋討如游。遂自檢  
舉。旋補勅。遣官訃告。時如游問祠祭司郎中康新民。

新民曰。會典所載。禮部請勅差官。而舊歲抄本。則曰。勅  
下禮部。差官考之部案。孝定皇太后喪禮。無勅稿也。但  
給札而已。意者勅誤在闕乎。及詢闕中。亦無勅稿。詢之  
典喪禮內臣。亦曰。無勅。第給札。其時諭德張翥拂然曰。

官寮豈給札耶。如游往甲，何出御史左光斗手書謂  
當候勅以行。游曰：勅稿既無考，昔孝定皇太后有遺詔  
可資。今以聖諭禮部者，勝黃費往亦無不可。其時已黃  
昏矣。次日早，駕以皇明詔令所載二勅稿示游，游以示  
從哲。從哲愕然曰：此閣中事也。旋即補勅。

照 楨曰：從哲以中秘整執政，如游以玉堂歸秩宗，其所請者何書所歷諸者何朝之典故，經術以優世君子所以不可不學耳。張益公之議萊公正在於此。

御史倪應春奏輔臣蒙召見之寵，咫尺龍光，寥寥數語，  
遇巷納牖，未得于揣摩，應討未中，背聲虛此良適，不報  
奴酋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渡至渾河，總

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却之

七月上大行皇后謚曰孝端。命皇太子才人王氏

附葬於郭妃墳園之側。上命吏部侍郎劉一燝禮

部侍郎韓爌入闕辦事。二十一日上崩於乾清宮。

上尊謚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

孝顯皇帝。廟號神宗。葬定陵。皇太子令旨命礦稅

盡行停止。稅監張燁馬堂胡瀆潘相丘乘雲等盡行撤

回。皇太子念遼東缺餉甚切。將士勞苦可憫。遵照道

旨特發內帑銀一百萬解赴經畧熊廷弼犒賞軍士。務

需實惠。又命發帑銀一百萬兩解赴九邊撫按官

停稅發帑  
即此二事  
八心鼓舞

酌量犒賞并諭二項共與脚價五千兩沿途支費不得  
騷擾馴遞其銀毋入太倉差官印發

光宗貞皇帝紀

帝神宗皇帝長子貴妃王氏所出萬曆  
壬午年生辛丑年十月十日冊立爲皇  
太子至是神宗崩以八月朔卽皇帝位  
在位一月建元泰昌壽三十九上尊

謚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  
淵仁懿孝貞皇帝廟號光宗登賢校

庚申八月泰昌元年

八月以前稱萬曆四十八  
年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

八月初一日皇太子卽皇帝位改元泰昌元年大赦

天下上王皇后尊謚曰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天

毓聖顯皇太后生母王貴妃尊謚曰孝靖溫懿敬讓貞

慈恭天毓聖皇太后加封恭靖端懿溫惠郭元妃昭肅

恭和章懿王才人爲皇后。○戊戌，頒大行皇帝詔，昭告天下。○夜，白氣如練，過牛女，歷軫翼，良久乃散。○命考選散館各官，悉遵遺詔補用。卽於是日，下巡按巡視省，直兩關，鹽務諸差，并南京巡視各差，凡五十員。○遵遺旨，命內閣貴妃鄭氏進封皇后，神宗彌闕，有封鄭貴妃爲皇后之旨，至是禮部尚書孫如游曰：先帝念貴妃之勞，不在予無名之稱號。陛下體先帝之愛，亦不在施非據之尊榮。本朝無例。上曰：朕遵皇考遺言，是朕篤孝之心。該部執奏不行，使朕有違遺囑，孝感何在。輔臣從哲曰：帝后二字，金稱非正位，必無此號。先朝有貴妃

兵不爲不  
多餉不爲  
不費

神宗久不  
親朝朝儀

進封如慈聖皇太后。者因誕育聖躬。母以子貴。若但侍  
奉勤勞。輕議此號。則事出初聞。例無可據。禮臣守在禮  
禮所執如是。遂停封。○封皇弟瑞王於漢中府。惠王於  
平陽府。桂王於東昌府。尋改惠王於湖廣荊州府。桂王  
改湖廣衡州府。○命吏部侍郎史繼階。南京禮部侍郎  
沈淮。以大學入閣辦事。○戶部尚書李汝華。開查九邊  
十三鎮官兵。暨總兵家丁。并召募新兵。共八十八萬。合  
犒銀一百萬兩。○上御文華殿。門諭閣臣曰。朕今早  
御門。見班行後。隨從多執灑金大扇。及駕回。至省。悉居  
卽聽散班官。於會極門。高聲喝道。朕御極之初。汝思治

玩柄得此  
一論人心

蕭條矣

王尚以  
劉光復而

輩爵光復

故矣是之

輩爵何適

初也

宵邊臣

起用建官  
注誤等官

理朝內本當嚴肅，豈容慢棄至此。本該重究，姑且免卿。  
可傳示大小九卿科道各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  
敬慎，如有仍前肆行違禁紊亂朝儀者，糾儀各官指名  
恭來治之。○閣臣方從哲等揭奏駙馬王昺在周親  
乞體先帝遺意，復其原爵從之。○上以天氣炎熱，邊  
臣暴露疆場，忠勞可憫，賜經畧侍郎熊廷弼總督文球  
巡撫周永春總兵等官銀幣賞賚有差。○詔吏部因  
毋拘資格，凡有才能卓異，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其  
養病致仕各官，年力未衰，素行表著，量材起用。○吏部  
尚書周嘉謨奏言：神宗遺詔一款，建官廢業，并廢稅。臣

起用東官  
錄

誤諸臣酌量錄用。其事關國本。抗言得罪者。乞召用。卹錄。上曰。此鄉部內事也。可卽酌量以行。○西首來貢時。西首卜石兔。雖擁王號。而力不足以制素囊。惟挾表印爲爭講。先是四十六年來邊。因素囊不至。遂爾空歸。竟未貢市。今卜酋已到邊。而素囊與其母。忠順夫人。尚無起行之期。彼急此緩。欲速欲進。將素之狡詐多端。恐卜之羈旅不耐。款局不能保其無變。○上命吏部加恩。東宮講官范謙等三十五人。見在在籍者。依擢起用。其故者。卹廢以示講。曠舊意。○戶部尚書李汝華言。遼地坑旱既極。軍民倒懸可虞。遼東經歲需米。豈二百萬。

石今時值旱荒非截漕召買不可以濟旦夕上從之

○吏部給事周朝瑞奏言慎初三要一曰信任仁賢二曰推廣行仁三日斥遠嬖佞嚴旨切責降級調外

內有停止金華銀兩等語上以此項銀兩原係舊制進內以備萬壽等諸費節用之難減故降之

兵部尚書黃加善奏將四十八年七月已前拖欠未徵錢糧悉爲蠲除併言通涉店房遺害請查豁免從之○

起升鄒元標爲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朱國祜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尚寶司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

以王佐爲工部尚書○起鍾羽正饒伸萬建崑素崇李劉文炳滿朝薦等部寺等官○上駕月夕壇祭祀恭

順侯吳汝胤言陪祭者寥寥僅六人。上怒嚴旨切責。

○上命議減矜疑改擬犯人七十五名口。法司又奏赦。

放過徒杖等罪併監禁日久犯人共五百四十一名口。

時

上召刑部諭以恩詔頒行既久職司何事未見

議審之疏刑部尚書黃克績審錄以上三日之內滿

清。

上御門以文華殿窄小百官排班喧啾不肅諭內閣啓

建皇極門殿發內帑二百萬出給工料令欽天監擇日

興工。○科臣惠世揚以朝政一新人情共樂言君子小

人之進退關係國家治亂然而小人不退君子不進故

引姦賊不去嘉禾不生爲喻時論偉之。○督學御史周

孔方操權  
到處奪權

世揚此疏  
極得救世  
之要

人才不成  
人才國休  
不成國休  
議論士論  
遠之

治安東三  
半

嚴之一字  
尤甚張定

沈從來積  
玩害破私  
交絕喉路  
得忠誠貞

師且極論士風方競于賄教化之地不宜賄進請罷制  
例開納生員歲貢二款疏下部○御史張發言雷同非  
國家之福要在同心體國則意見自志爭執自化是非  
不明則爭明則止乘勝之遇至於不能容人甚至不能  
自容則亦何益之有 上是之○御史舒榮都言獻治  
安策三字二字在廷臣曰虛公一字在 皇上曰嚴大  
都謂遼事初典起楊備於田間而以李如拓佐之非爲  
戰也本無戰情彌縫衆議就中之微意既不可以告人  
各路之傳宜似有心於買國鄭之 察處縣令貨緣入  
遼虐佟鶴年致養往外叛以陷開 起劉國縉於資書

醫者以流  
達事耳

然此時起  
名醫廣而  
名醫居多

廢節十有餘萬。一朝逃脫。空乘此時。大創以洗。從來積玩不報。○兵科魏應嘉請肅禁門出入。并卻放老廢宮女不報。○吏部周嘉謨開列昔年爲國本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完等三十三人。有旨議用。起王德完並養浩等爲卿。由是廢開皆起。一寺卿。至十餘人。各寺皆滿。幾於貂蟬盈座。○以袁應泰爲遼東巡撫。以代周永春。○上不豫。不醫。官陳璽等診視。聖脈天學士方從哲等奏言。大行皇帝。寅天哀毀備至。八旬登極。大慶典禮。股煩宸衷。不無過勞。以致聖體微覺虛弱。少加調攝。自底萬安。茲萬壽聖節。百官慶賀。已蒙傳免。但十二日爲

御門祝事之初十三日爲常朝第一日伏望慎起居平  
喜怒加意珍護以承天眷。上曰所請御門已知常朝  
暫免俟調攝稍愈擇吉行。吏部請冊立東宮。上曰  
立東宮謹遵遺詔於服釋後舉行。上命欽天監擇  
冊立吉期監以九月初六吉舉行冊立大典從之。湖  
廣道御父王安舜奏言養身六要。一曰養心。二曰養氣。  
三曰守中。四曰慎獨。五曰主靜。六曰主敬。上嘉納之。  
○顯義王卜石鬼下番僧喇麻請給勅命予之。上  
御東暖閣召閣部九卿科道官至御榻前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連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云朕在東宮

感寒證調理未痊。值皇考妣相繼大喪。典禮廢煩。悲傷勞苦所致。服藥無效。令羣臣須傳此意。以杜紛紛之口。又諭封選侍爲皇貴妃。禮部尚書孫如游對以東官冊立後典禮次第舉行。羣臣叩頭而退。○總督都御史王紀奏請釋宗藩充餼。充餼疏救御史劉光復。神宗怒其違例。奏擾。劄係五載時年已六十七。衰病侵尋。至是上從紀請宥之。○台州海門兵譟旋定。○南郊園丘因先帝久不親臨頽壞不修。太常寺少卿姚宗文以爲言勅工部修之。○刑科魏應嘉請正李如栢李如楨誤國之罪。○命侍讀學士何宗彥劉一燝韓爌各尚書東

皇朝通志卷九十一  
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復命召舊輔葉向高尚書朱國祚  
同首輔佐理內閣金拜八人前此未有也○陝西臨鞏  
道臣奏黃河清數十里○擬進大行皇帝謚號先是閣  
臣擬定顯宗恭皇帝科臣魏應嘉曰恭乃前朝末運帝  
謚於先帝大德不稱乃集議東閣改今謚○上再召  
輔臣方從哲韓爌劉一燝等并兵科給事楊選等共七  
三員於乾清宮諸臣問安畢倚榻憑几皇長子侍立  
上仍諭冊立事輔臣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卜期宜移  
近蚤設吉奠以慰聖懷仍諭冊立貴妃選侍李氏披韓  
趙皇長子啓上上因顧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

他爲堯舜及國家諸事當盡心分憂。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對。上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聖壽無疆。何遠及此。上仍諭要緊者再。諸臣叩頭而出。戶部請添設海運兵備。駐札淮安。往來津關。開導營運。事從之。○上宣鴻臚寺寺丞李可灼進朝。於視聖脉。因進紅丸。上服之時。諸臣問安。上卽問進藥官何在。方從哲對曰。有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卽召進。診視其言病源。啟進紅丸。取奶乳可灼和藥。以玉碗進。上飲畢。曰。朕欲少休。諸臣出官門。傳聖體較前舒暢。至申未可灼又進一丸。少頃中使傳聖體用藥。

後煖潤舒思進飲食諸臣歡躍而退可灼及御醫  
日晚輔臣邀詢之傳安如前至五鼓宜召急諸臣趨進  
而上以卯刻上寘矣○上疾不豫外庭傳言鄭皇  
親以貴妃命進女婢十人上強畱其一御之得疾於  
是兵科給事楊漣奏言本月十二十三日諸臣再見天  
顏不覺丰神頓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太醫  
官進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諭  
諸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見天顏粹穆玉履安和卽  
有小勞煩何以遽至於是及十七日訊問所以大不安  
之由乃知外庭所傳進御不節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

漢論傳經  
一字一血

憊。所。致。職。等。恨。不。食。用。藥。之。肉。頃。蒙。召。見。大。臣。親。問。天。  
語。兩。夜。未。睡。米。粥。日。夜。不。多。誰。實。誤。皇。上。困。頓。至。此。  
職。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醫。者。傳。聞。爲。內。官。崔。  
文。昇。也。然。則。前。日。所。傳。流。言。曰。與。居。無。節。侍。御。曩。惑。必。  
文。昇。藉。以。益。其。誤。藥。之。好。與。文。昇。之。黨。肆。出。煽。播。以。掩。  
外。廷。攻。摘。文。昇。之。口。耳。既。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  
文。昇。之。肉。其。足。食。乎。又。曰。皇。上。屢。少。食。少。不。是。大。小。  
諸。臣。共。食。安。枕。之。時。閣。部。大。臣。恪。宜。訊。諸。臣。中。知。醫。者。  
日。於。宮。門。前。齋。心。候。問。同。欽。召。御。醫。細。細。謀。求。藥。餌。多。  
方。謝。勅。封。付。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於。文。昇。者。

發司禮監。宅問重處。傳示中外。使知聖躬不。安全。是用藥之。誤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奉旨褒答。下部知之。

魏應嘉曰。先帝彌留。因賊臣之誤。藥人皆痛恨。誰敢直之。而德不。陸斧。成。歷血。首。陳。批。竊。料。歸。九。廟。神。靈。且。為。震。驚。忠。惟。帝。鑒。心。有。天。知。嗣。後。以。七。品。小。臣。同。受。願。命。於。閣。部。則。風。裁。骨。鯁。斷。難。磨。滅。者。何。如。哉。

命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裏。

九月乙亥初一。上崩於乾清宮。諸臣將哭臨。科臣楊澧排闥入。有內使多人持挺亂下。澧厲聲曰。皇上崩。正臣子入臨之會。誰敢辱天子從官者。諸臣因得入哭臨。與。羣。瑯。恍惚。諸。臣。問。皇。嗣。所。在。諸。瑯。張。口。不。對。良。久。還。侍。在。內。王。安。抱。之。出。寢。門。羣。瑯。猶。然。擁。蔽。及。出。英。國。

是廟此時  
去英國公  
等捧御手  
而出又不  
知作何等  
光景矣

攝官之  
如于吏部  
等衙門不  
知後日何  
以專坐揚  
惠烈

公張惟賢捧御右手，閣臣劉一燝捧御左手，拜呼萬歲。  
皇長子稱不敢當者三，尚書周嘉謨力請御文華殿。  
諸臣奉出乾清門外，至文華先叩慰，請正位，行五拜三  
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登極，請朝服，以待降  
令旨。郊祀諸大典，禮未行，於禮未協，禮部具儀以聞。  
吏部等衙門周嘉謨等上疏請李選侍移宮，畧謂：選侍  
雖有撫養之恩，不無形骸之隔，近議先帝梓宮，安設於  
仁智殿，選侍或可移住後殿，萬一此地不可居，則近乾  
清之後宮，亦無不可。上旨：俞待擇日行。御史左光  
斗上言：內庭之有乾清宮，猶外庭之有皇極殿，惟

一念忠恒  
所扞後進  
釀成罪案  
可惜可恨

忍烈此說  
不過以祖  
宗之字社  
命重官閣  
之恩庇爲  
說

上御天得居之。皇后配天得其居之。今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位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卽先皇貴妃之請亦在爾。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不可者。倘至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立見於今日。誠有不忍言者。奏人以有旨答之。○給事中楊漣上言先帝升遐，人心危疑，謂漢宮中有先帝選侍，儼然以母道自居，外托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故力請陛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於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

見使諸內  
便廳案

遷之然後奏駕還宮。今諸臣靜俟五日，卷極已定明日矣。既登寶位，豈有天子偏處東宮之理，而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逼處於其間，實爲非分非法。又曰：以今日天地神人共主，卽皇祖與先帝之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例，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非嫡母，非生母，無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以冲主作此大不敬語，空勅命恪尊天語，立刻移入一號殿養老，自別是爲守禮安分。若李進忠、劉遜等亦當念三朝恭養之恩，有以忠於先帝之子孫，無謂陛下勿冲上方三尺，不足畏也。李選侍移居噓驚宮，先是鄭貴妃踞乾清

官楊漣左光斗倡言於朝約諸大臣以移官爲請周嘉謨遇養性於朝危言責之養性疏請乃移入大內李選侍與鄭深相結乘上宴駕諸內侍欲邀皇長子母李選侍而同居乾清漣聞之大駭必請選侍移而後可卽位及皇長子已登極選侍猶未有移意內傳已邀皇長子盟且迨治光斗輔臣從哲議皇嗣暫返東宮俟五六日後選侍移去乃正位乾清漣面斥之謂天子無居東宮之理選侍不移亦無有移之日呼內使李進忠等責以羈辭卽日移官

讀楊漣疏詞嚴義正直足寒奸雄之胆而忌者捏爲選侍侍先帝時素不加禮王安爲恨與義子汪文官

周朝瑞惠世揚左光斗深相結納青衣小帽入直屏  
計領選侍又曰王安是日手持揭帖人投一紙箕踞  
怒罵方如今還要我叩頭等語科臣范濟世等相顧  
駭愕頃漣與光斗忻然受之同聲憤罵力以排選侍  
爲功噫楊漣三蒙召對隨大臣後與國頗命銀幣之  
願特荷寵恩悲憤所激申此以放涓埃萬一耳若不  
思尊天子而尚徇佑寵之宮火  
無禮於君九廟之靈將殛之矣

九月紅夷沉舟粵海曲江縣撈得銅鏡大小二十餘位  
廣東舊案臣王命璿云所傳不虛今原鏡尚在彼空着  
兩廣總督令省火器者演放擇無炸裂者起運前來以  
備不虞仍選慣放之人三十名一併起送蓋大炮一位

費銅本工價不下千金云○禮部進冊封皇貴妃儀註  
并啓九月初六辰時皇長子卽皇帝位二禮難以

行各將冊封吉期另行選擇奉令旨另議具奏。○初六日庚辰皇長子卽皇帝位以明年爲天啓元年。願詔大赦天下。○御史王安舜奏先帝之得病外庭所知也。雖纏綿未應迅速。乃衆論或謂不知。誰薦李可灼者。進紅鉛一丸。先帝服之不豫。忽接邸報復賞銀五十兩。二表裏以堂堂皇體。方外下吏不參衆論。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反願以賞。何也。疏上。罰李可灼俸一年。併詔司禮監查崔文昇進藥日期及藥方。有無錯誤。奏

虞。

朱國禎曰。貞皇之病。止是虛弱。尚能視朝。大黃劫泄。後伯能延見。群臣傳宣取藥。親舉玉盞。若以溫平之

劑緩緩滋。我自然平復。乃進行結助火藥。一夕遂致  
大故。誤之。一字罪。安得免。况誤加於天子。則大不赦  
矣。當如何擬議。

文震孟曰。三案是非。平心通見。益挺擊一按。事干宮  
闈。豈可推寬。揆過亦自不錯。紅丸一按。所多在一。宜  
譬之富家翁疾。延請醫人。翁面許重謝。而遠沒其子。  
如父命。酬之人。有不笑其愚。且疑其逆哉。至移宮一  
按。自是開不容。髮之事。寧可移。而臣子受抗言之罪。  
無使隱忍不移。而開日。後僭處之。禍親日。後客氏光  
景。則此日之急。  
移有功。無罪矣。

進初服十  
事

右春坊張鶴進初服十事。一曰養身。二曰養性。三曰勤  
學。四曰敬天。五曰法祖。六曰親賢。七曰納諫。八曰信令。  
九曰恤民。十曰特體。上嘉納之。臨鞏蘭州之間。已  
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時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

謂有凌人  
之氣則可  
謂其無濟  
變之才則  
不然

無際。至本月十七日未時。照舊濁流。共清三日。四川  
道御史馮三元劾經畧熊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總  
歸之暴而自用。闇而寡謀。實無濟變之才。徒有凌人之  
氣。鼯鼠之技。已窮黔驢之威。奚用上命廷弼。回藉聽  
兵部議勅。以表應泰。巡撫遼東。江西大水。兵科  
楊漣疏奏言。議經畧者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畧者亦難  
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二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  
振。悵萬全之無策。爲廷弼者思九重之寵賚。必不可負  
二軍之仰望。必不可孤當廣收羣策。勉圖後功。以報君  
父之恩。如或以敗壞之封疆。必不可支困弊之病軀。必

不可起。則當繳還上方。席蓐待罪。絕不顧自家聲名。府  
麻總云。邊警日聞。人言屢至。副烈男子。一刀兩斷。斷不  
宜。傲。近。來。頑。鈍。行。徑。既。不。錯。認。又。不。肯。去。使。麻。木。之。症。  
遺之國家。疏入報聞。東虜從會安堡。連刀灣。進滄陽  
城北。又一支自蒲河北。地方至大鶴等臺。兩路深入。勢  
甚危急。事聞。上命本兵。作速料理。塔任經畧者。添設  
兵部侍郎。會議具奏。兵科給事。劾兵部尚書。黃嘉善。  
八大罪。不報。噫。鑿宮災。以皇五弟。與諸公主。見  
居易勤宮。與噶鑿相隔甚遠。差人守護。噶鑿。雖殿。選侍  
暨皇八妹。俱無恙。下諭輔臣知之。選侍既移宮。噶鑿。

摩小復以李進忠等偷盜傳代庫藏珠寶金玉爲奏。於是遂下劉暹、李進忠等於獄。錦衣衛審得盜珠寶者八人，送刑部。部據衛審除監故二人，以二人擬斬，四人充淨軍。上以黨李氏責該部。

先皇龍馭上升，皇上潛龍未見，一時臣工驚痛叩宣請朝，而選侍固留不出，此其意欲挾皇上以爲重。將有旁懼自恣之心。及皇上既出，居於慈慶而選侍居乾清，諸臣感抱不平。至初五日朝見於宮門外，上已還宮，科臣楊連問內官王安，誦言攻之安曰：「侍擇有別官，彼即般移，後是之職。」爲宮天獻其德，付之一笑。皇上伏加敘，始終有禮。此念先帝之愛妻，誠誠不忘，而八妹在前，同氣空篤，耳至於盜珠寶一事，不無可疑。先帝欲冊封選侍爲貴妃，其匣中祇中之物，安知無出於先帝之賜乎？况姜昇等不持一物，劉暹拾得珠絡，還與選侍，則難與王永福等手持寶器者同罪。首而試戮矣。欲以法死人，必使其罪

皆施於法。彼方無辭。此刑却尚書黃克齋。欽思於皇上也。既而嚴旨切責。謂其黨李。不願君父。恐亦舉小數。竊威福。旨豈盡出於烹竊哉。

御史賈繼春。遺書內閣。責其違忤先帝。逼逐廢母。願命輔臣。漠然不肖。維持匡救。於是御史左光斗。疏言。選侍移官。其理明白。易見。移官之後。存以大體。捐以小過。特恩在聖衷。調護在宰相。非小臣所能臆度。給事中周朝瑞。直攻繼春。曰。喜樹旌旗。妄生題目。繼春曰。保全選侍。益亦人情之理。非詫眼。旌旗。驚心題目。父子相繼。狂作戒嚴之光景。以貪天功。忠厚相承。思開嗜殺之機。緘以傷元氣。朝瑞曰。安選侍者。猶謂之是。則安宗社者。願謂

之非乎。繼春曰：立刻驅逐羣鬧，打搶革其已進儀註之貴妃，因其無端羅織之父老，行伶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嬌婦之未亡人，雄經莫訴我輩臣子，亦有心肝先帝一妾一女，遠不能庇也。兩人揭駁不止，遂成葛藤。

高汝儀曰：楊忠烈於移宮之議，亦向諸臣言之矣。其言曰：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大臣於此，密有調停，緝獲罪端，只宜職厥保魁，無深求蔓引，大抵主上冲齡，方其宸居未定，先帝之付託為重，則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其宸居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言猶在耳，連之議移宮者，始終如此。豈待繼春之揭出，而後仁至義盡哉。自此揭出而三按之大獄成，忠烈之熱腸隱豈不大可惜也哉。

十八日 上御文華殿門視事。罷兵部尚書黃克縡

弘治明鑑論

將之關西  
諸葛孔明  
諸葛孔明  
成也  
之入  
人以不  
去章  
則門戶  
可也

房山縣民陳槐奏認皇親因言其母劉氏有物爲記下部研究○南御史傅宗皋奏太監盧受通東有據納賄有司若仍前側席司禮藏身禁近將來潰敗決裂不支乞下法司明正通夷之罪不報○二十四日戊戌赤氣亘天○特傳聖旨命禮部尚書孫如游加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賈繼春日禮鄉如游生平無他謬戾第傳奉入閣之旨突然中出以光明正大之尚書來殿跡貴錄之公輔似覺未光耳後如游雖拜命旋即回籍云

命科臣魏應嘉張修德馮三元往遼東會勘熊廷弼功罪閣臣揭奏不便以科臣朱蒙童往先是科臣魏應嘉

皇明法傳錄 三月初七日 貞皇帝

德完已補  
御史承公  
快轉政官  
原管

張修德馮三元各有疏彈廷弼屢辦不已故遣三臣勘之閣臣復奏以言事之人勘所言之事有所未便部院以蒙童上請故准易之○以鄒元標爲刑部左侍郎以陳禹謨爲刑部右侍郎○工科給事霍守典啟陳安邊足用之要自撫順一蹶遂至敗壞不可收拾調募者如驅精衛以填溝壑驗輓者如執漏卮以沃焦釜乞行綜核之法下部知之○苗仲哨聚劫掠搔擾地方上命上婦奢杜輝土同知次邦彥勒令擒獻○陞原任工科給事中王德完爲都察院僉都御史○延綏總兵蕭如薰奏請防邊東虜吉能屢謀調兵諺言槍黃裡其實陰

懷異志、校求遠年無例之賞、入秋以來、時有零竊、今聚  
兵祭旗、乘我徵調空虛、狡馬鳴鑼、蠢動爲借兵端、想稱  
夷地爭姻、彼此起釁、先年吉能有母、大虎娘子、外甥女、  
啞不能言者、先許婚、延綏大落赤男、麻記吉台爲妻、後  
大虎娘子病故、吉能將女改婚與河東順義王下、登市  
小頭目、爾雷拓不能男爲妻、比爾雷拓不能帶領妻男、  
在明愛台吉帳內、畢姻、火落赤聞知、憤恨、暗使男抄胡  
兒等帶領部落、二三百騎、擒爾雷拓不能之男、回巢、明  
愛知覺、報知吉能、吉能亦差人帶領部落前去討出、火  
落赤、堅執不與、爾雷拓不能既被伊男捉去、卽帶部落

往吉能帳內坐要伊男故如薰有是奏云

十二月 上命王昇封爵大學士方從哲奏俟城審後定 上以孝和皇太后世系於乙巳丙午兩年奉皇祖查明登載玉牒卽擬勅行從哲復奏聖母世系未明欲移文查核 上曰皇祖皇考傳諭明白卿等輕聽道路之言固疑二聖相傳之旨且朕再三詳諭卿等全不體仰以報聖母慈恩亦非大臣實心任事之意王昇封典照王天瑞事例速擬來行

高汝拭曰今日故不可干之大賞莫如王昇御史徐揚上疏言之尚書黃克纒嘗言有不決之疑使上篤眷親親加惠聖母不在速而在真倘爲他人所劾冒則自此將木本水源終無見天之日故聖母嫡親家

屬不須尋訪，只須究竟王昇父  
下便可立得，此不可不慎者也。

命司禮監太監蘆受王安御用監王之元於北京順天  
府等處太監李實內官監馬監於南京鳳陽淮安徐州  
河南等處擇選淑女。○兵科給事楊翹奏述移宮始末  
上曰登極事情不獨科臣所親歷且文武大小臣工  
所共見者極公極正賢奏殊盛朕心着昭示中外以什  
羣疑楊漣當日竭力盡事志安社稷忠直可嘉。○南京  
振武營軍挾賞鼓躁喧嚷於府部衙門因而燒燬科臣  
公署。劫詔勅。而都自黃茂觀之變。當國者以庇李侍  
郎之故草草完局。亂無所懲而軍敢爲嚮近來坐鎮南

中者又以婆媳行之取鳴驢子遂致欽賞可以換求官舍可以焚燬詔勅可以搶劫階之爲禍漸可長乎事聞下部勘之○下諭數李選侍之罪幾數百言大意在事聖毋不恭遇皇上失禮十字江西道御史王業弘奏旨內情詞不無有可斟酌乞收還原論召輔臣等面商定而後可播傳不報○大學士方從哲予告回籍恩禮有加○盜挖墻窟水滸盜去祭器等物事聞命嚴行拏訪○吏部尚書周嘉謨刑部尚書黃克縉同日杜門上疏請旨嚴旨切責福建大同大巡撫九卿科道咸往松林會議黃克縉意欲將布政張維樞推補大同司官耿志

煒一時偶誤以起復候補董可威上而以維樞陪福建  
冢宰卽云閩人安得陪閩志煒卽用浮簽貼益改正克  
繼大怒誼於閣下又出揭爭之兩人各具疏求去上  
以君臣大義何得恣然不顧責之○崔文昇因下藥之  
誤上命降爲南京孝陵衛淨軍種菜○以胡應台爲  
兵部侍郎總督兩廣商周祚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兵科給事楊漣奏言移官一事本末甚詳聖諭詳詳備  
言官關凌逼之根因詳恩禮篤厚之次第皇上量同  
天海孝隆唐虞矣但微臣荷綸綍之褒過微忠直之舉  
其不安者一俯慚卑末豈可掩人於朝仰藉清平何敢

貪天爲力。其不安者二。受朋友之虛譽。尤愧過情。叨君  
父之寵加。能無深愧。其不安者三。臣引分自循。惟有決  
去一着而已。上以不必過於引避。留之。○奪禮科給  
事李若珪俸。上遣司禮監李實、劉克敬、恭選大婚。請  
隨帶推筭官役。并請勘合。若珪抄叅。謂選婚之法。必由  
粗而後精。先擇淑女之儀容。以及本家之籍貫。由州縣  
選之。府由府選之。司道司道選送。撫按而後推筭八字。  
卽徵於地方。隨選隨筭。姑用各地方之陰陽生。爲便審  
擇。旣當彙選進京。然後用欽天監推筭舊制也。今民窮  
財盡。勘合金行。民愈不堪。上怒曰。大婚吉典。遵照祖

宗成法遣司禮監恭選尚未起程如何便沿途發糧欵  
天監官推筭星命皆係舊制該科不緒典制欲降調之  
既以閣敕罰俸半年○下詔戒諭朝臣紛紛求去忘國  
厚恩致亂朝政以後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悉  
聽部議如有不聽部議私自去職下廷議治罪

時冢宰周嘉謨刑部黃克縉以一事小嫌忿爭求勝  
輒欲乞身輔臣如游復以徇言求退科道各官章奏  
浮言搖動以致國  
是混濇故有是論

○中式舉人錢敬忠奏父若廢寃先是若廢任臨江知  
府以酷坐重辟垂三十年敬忠登已未進士因父繫獄  
不就廷對泣長安道上上疏謂不敢明父之非酷但明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九

酷吏之罪不至于死疏奏下部議既而釋若賡于獄

高汝拭曰時教忠欲以身代父死就未上蒲州見之  
信况公論自在何妨群寬侯不受辯時請成未晚也  
于是改代為辯寬因服吓首塔下奉朝剛然疏上  
下法司廷臣互相推諉莫肯任事敢忠於旋周旋通  
懇當道蕭德成疾唯血盈斗三年而得自放歸歸甫  
十八日而若賡卒于家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九